

吳語金華話中的句末語氣詞“箇”

王夢園

復旦大學

提要

本文描寫了金華話“箇”在陳述句、疑問句中的具體語氣功能。陳述句中“箇”只能出現在謂詞性謂語句中，不能出現在名詞性謂語句中，通常表示確認斷言。疑問句中“箇”通常根據語用條件可選性出現，用於表達強化詢問語氣，提示聽者對方的高回應預期。最後，本文總結了七個吳語方言中句末“的”類成分的功能，發現句末“的”類成分功能都比較發達，而金華話尤其顯赫，具體表現為“箇”在確認斷言性陳述句中通常強制性出現，且功能一度擴展到了是非問句、選擇問句和附加問形式中，用於強化詢問語力，增加互動預期。

關鍵詞

金華話，句末語氣詞，“的”類成分，語法分佈，語義語用功能



1. 引言

金華位於浙江中部，金華話屬於吳語婺州片方言。金華話中的句末語氣詞“箇”[kəʔ⁰]與定語標記“箇”[kəʔ⁴]同形。曹志耘（1996: 252）指出“箇”用在陳述句的末尾，表示肯定的語氣。其詞條中給出了如下例句：

- (1) 天公上脫落_掉落來 *（箇）。（天上掉下來的。）
- (2) 還有點兒熱（箇）。（還有點熱。）
- (3) 格個人好猛 *（箇）。（這個人很好。）
- (4) 有人無 *（箇）？（有人嗎？）

從前三個例句看，“箇”在陳述句不同類型的謂語句中的出現的強制性條件並不相同；從（2）（3）看，即便都是形容詞謂語句，“箇”出現的條件也不同。如（4），“箇”還可以在極性疑問句後出現，然而語氣上為何功能詞典未詳細說明。

不少學者指出普通話中句末“的”具有“傳信”的功能，通常用於表確認，能夠調動聽者注意力、提示聽者重視某事態的主觀意向性（呂叔湘 1982 [1944]: 262；李訥等 1998；完權 2013）。從句法分佈看，普通話句末“的”整體使用強制性不高，通常在非“是”字句中出現時選擇性出現或限制出現，在疑問句中只出現於特指疑問句而不見於其他類型的疑問句。相較而言，上海話、紹興柯橋話等句末“的”的句法使用強制性條件明顯高於普通話“的”（劉丹青 2008: 480–482；盛益民 2014）。而相較於其他吳語，金華話中的“的”類成分“箇”不僅在各類陳述句中展現出了與其他吳語相當的句法強制性，且發展出了在其他吳語中也少見的用法，如出現在是非疑問句句末。據此，本文將對金華話中的句末語氣詞功能的“箇”做功能上的詳細描寫。

本文擬定框架如下：第2章討論“箇”在簡單句中的分佈；第3章討論“箇”本身是否發展出了體的意義，以及“箇”與金華話中體標記“了₂”與“罷”之間的位置關係；第4章列舉其他吳語方言中句末“的”類成分的分佈與功能，考察金華話中“箇”功能發展程度；第5章為全文總結。

2. “箇”的句法分佈

本章主要交代“箇”在陳述句如動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名詞謂語句，疑問句如原因特指問句、是非問句、選擇問句和附加問中的分佈。¹

¹ 根據范曉蕾（2024），普通話中的“的”可以分化為“的_{焦點}”與“的_{確認}”兩類，本文只討論金華話中對應“的_{確認}”功能的“箇”的具體功能分佈。“箇”在金華話中與焦點功能相關的“是……箇”結構和針對“是……箇”提問的特指問句用法與普通話基本一致，本文在此不贅述。此外，

2.1. 陳述句中的“箇”

動詞謂語句中“箇”的句法使用條件與時體條件密切相關。通常說話人能夠進行確定斷言的是高頻出現的慣常事件和功能習性事件以及過去發生的已然事件，因為“已然”與“恆常”是“了然於心”和“預料之中”的（唐正大 2008）。此時“箇”總是在句末強制性出現。如：

- (5) [慣常事件] 我飯店裡時常去吃 * (箇) 。（我經常去飯店吃飯。）
(6) [過去已然事件] 我去年北京去過 * (箇) 。（我去年去過北京的。）
(7) A：儂香煙吃弗 (箇) ？（你抽煙嗎？）
B：我吃 * (箇) 。（我弗吃 * (箇) 。（我抽煙 / 我不抽煙。）

將來未然事件中“箇”選擇性出現。出現時同樣表達說話人確認斷言的主觀態度。這類事件句中“箇”必須與“肯定”“要”“會”存在高度預期的情態詞一同出現。如：

- (8) [將來未然] 渠明朝肯定要來 (箇) 。（他明天肯定要來的。）

金華話中對謂語 VP 進行否定的否定詞為“未”。該否定詞本身只用於表示已然否定。加上否定結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斷言性，因而在這種環境下，原本肯定句中需要強制出現的“箇”在否定句中就可以選擇性出現。從句法表現上看，結構中只需要出現其中一種能夠表達說話人主觀態度的顯性語法手段即可。當然，“箇”也可以出現共同承擔這種斷言功能。如：

- (9) 我北京還未去過 (箇) 。（我還沒去過北京。）

形容詞謂語句中“箇”是否需要強制性出現同樣與說話人是否對所述對象的性質狀態表示確定斷言有密切關聯。“箇”在說話人對對象性質充分確認時需要強制性出現，而在表示推測、反說話人自身預期等非確信命題表達句中，通常是可選的。不同於動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中須強制性出現的“箇”有重讀形式 [gəʔ¹³] 與非重讀形式 [kəʔ⁰] 的對立，重讀形式進一步表強化主觀確認語力。如：

根據飯田真紀（2012），粵語中的“的”類成分“嘅”可以充當條件句標記，金華話“箇”也有相同的功能。但條件句中的“箇”與語氣功能也不相關，本文也不納入討論範圍。

(10) [對確認的性質狀態進行斷言]

- a. 我脾氣好猛 * (箇) [kəʔ⁰]。(我脾氣很好。)
 b. 我脾氣好猛 * (箇) [gəʔ¹³]。(我脾氣真的很好。)

(11) [反聽者預期]

- 儂還講塊石頭輕猛 * (箇) [kəʔ⁰]/[gəʔ¹³] 哦？危險生重 * (箇) [kəʔ⁰]/[gəʔ¹³]。
 (你還以為這塊石頭很輕嗎？很重的！)

(12) [勸誡聽者某件事的好處或壞處]

- a. 花菜多吃點！對身體好 * (箇) [kəʔ⁰]/[gəʔ¹³]。(花菜多吃點！多吃花菜是對身體好的。)
 b. 冰箇東西少吃點！弗好 * (箇) [kəʔ⁰]/[gəʔ¹³]。(冰的東西少吃點！吃冰的東西是不好的。)

當說話人對所述命題並不確定時，“箇”變成可選性出現的成分。如：

(13) [推測]

- 塊石頭望樣子還有點重 (箇) / 弗重 (箇)。(這塊石頭看樣子有點重 / 不重。)

(14) [反說話人自身預期]

- 今日兒天公還有點熱 (箇) ↗，我還講要穿襯衫嘞。(今天天氣居然有點熱，我還說要穿襯衫呢。)

這種反自身預期的形容詞謂語句與一般的單純描述對象性質的陳述句的語調有明顯區別，(14)語調上揚，而(15)為降調。如：

- (15) 今日兒天公還有點熱 * (箇) ↘。(今天天氣還挺熱的。)

“箇”通常在過去已然事件句和高頻發生的慣常事件中強制性出現，而將來事件中一般限制“箇”出現，除非句子中存在如“肯定”一類表示高預期的情態詞，此時“箇”可以選擇性出現。如：

- (16) [過去] 格房子以前小猛 * (箇)。(這個房子以前很小。)

- (17) [慣常] 我脾氣好猛 * (箇)。(我脾氣很好。)

- (18) [將來] * 格人以後狠猛箇。/ 格人以後肯定狠猛 * (箇)。(這個人以後肯定很厲害。)

用於形容詞謂語句的否定詞有兩種，一種是一般否定詞“弗”，另一種是已然否定詞“未”。否定詞為“弗”的句子中“箇”需要強制性出現，而否定詞為“未”的句子中“箇”選擇性出現。

(19) 格花弗紅 * (箇)。(這花不紅。)

(20) 格花還未紅 (箇)。(這花還沒紅。)

“箇”在名詞性謂語句中的使用條件非常受限。如：

一，句中謂語 NP 為日期、節令、年齡或其他處於某一順序序列中的名詞性成分（如某一交通線路中的地名 / 處所名稱），句末通常可以出現“了₂”或“罷”或“罷了₂”等表示事態變化或階段完成的助詞成分，“箇”不能代替上述成分，也不能出現在上述成分之後。

(21) a. 渠三十歲了₂。/ 渠三十歲罷。/ 渠三十歲罷了₂。（他三十歲了。）

b. * 渠三十歲箇。

c. * 渠三十歲罷箇。²

d. * 渠三十歲罷了₂箇。

二，普通話中謂語 NP 可以用來表示主語 NP 的性狀或特徵，但這種用法在金華話中非常受限。金華話中一般都以系詞句的形式出現，且前後需要有對比特徵出現，或者以形容詞謂語的形式出現。

(22) [過去]

a. ? 小王以前長頭髮箇。

b. 小王以前 * (是) 長頭髮箇，現在剪短了。（小王以前是長頭髮的，現在剪短了。）

(23) [慣常]

a. ? 小王一直來都長頭髮箇。

b. 小王一直來頭髮都長猛箇。（小王一直都是長頭髮的。）

(24) [將來]

a. * 個小巧兒以後肯定大個頭箇。

b. 個小巧兒以後肯定是個大個頭。（這小孩兒以後肯定是個高個子。）

2.2. 疑問句中的“箇”

“箇”在詢問原因一類的特指疑問句中出現表強化詢問語力。“箇”通常會與“吶”一類表示強化詢問語力的語氣詞共現，如若要發生省略，則兩者必須在句末出現其一。如若都不出現，則疑問句的語氣更加強硬，通常用於質問對方的場景。如：

² 臨海可以說“渠三十歲爻 (箇)”。“爻”相當於完整體標記。

(25) 儂明朝為淡幹²弗來箇吶？（你明天為什麼不來呢？）

(26) 儂明朝為淡幹²弗來？儂分我儂講清楚來。（你明天為什麼不來？你給我說清楚。）

紹興柯橋話中原因一類的特指疑問句後也可以出現“的”類成分，見盛益民（2014: 375）。

金華話是非問和選擇問中的“箇”都可以選擇性出現。當說話人想要強化詢問語力時便會帶上“箇”，表示進一步的探究追問。在回答問句時，肯定性回答句中“箇”需要強制性出現，而否定性回答中“箇”是可選性的。如：

(27) A：a. 儂明朝來弗？（你明天來嗎？）

b. 儂明朝來弗箇？（你明天到底來不來？）

B：來*（箇）。（來。）/弗來（箇）。（不來。）

(28) a. 儂吃飯還是吃面？（你吃飯還是吃麵條？）

b. 儂吃飯還是吃面箇？（你到底吃飯還是吃麵條？）

附加問形式根據不同的言語行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表示疑問的言語行為。該環境下“箇”不能出現在附加問小句之後，如：

(29) a. 渠亨²儂講過了，是弗？（他跟你說過了，是不是？）

b. *渠亨²儂講過了，是弗箇？

第二類附加問雖然形式上與典型的附加問相同，但實際言語行為是為了尋求聽話人的肯定和贊同。該環境下“箇”可以根據說話人是否想要強化語力而選擇性的出現在附加問小句之後。通常加上“箇”是為了吸引聽話人的注意力，對聽話人的回應預期會更高，這與完權（2013）指出普通話事件句後的“的”的功能很相似。相比於陳述句，“箇”在交互功能更顯著的疑問句形式後出現時，“箇”的互動性功能更明顯。如：

(30) 渠格夯樣子得，爺娘都無安跡日子過，是弗（箇）？（他這個樣子他爸媽都不能過上安定生活，是吧？）

2.3. 小結

如前幾個小節的分析，“箇”的分佈與功能主要如下表格：

表 1 陳述句中“箇”的分佈情況總結

	使用條件	時體條件	其他條件限制	語法 / 語用意義	
動詞謂語句	強制性	過去，慣常	/	確認斷言	
	可選性	將來	罷；含“未”的否定句	加上“箇”表示對命題事件的確認斷言	
	限制出現	/	了 ₂	/	
形容詞謂語句	強制性	過去，慣常	/	確 認 肯 定	描述介紹對象性質
					祈使句後表勸誡
					反聽話人預期
形容詞謂語句	可選性	/	罷；含“未”的否定句	加上“箇”表示對性質狀態的確認斷言	
	限制出現	將來（除非句中有高預期的情態詞，如“肯定”）	了 ₂	/	
名詞謂語句	限制出現	/	/	/	

表 2 疑問句中“箇”的分佈情況

問句類型	具體出現環境		語義語用功能
特指問句	原因特指問句		強化詢問語力，不出現時問句反而更加委婉
是非問句	問句		強化詢問語力
	答句	肯定	確認斷言
		否定	否定本身帶有確認斷言性質，因而“箇”可選
選擇問句	選擇問句		強化詢問語力
附加問句	言語行為表示徵求聽話人肯定和贊同		強化語力，邀請聽話人回應，增加回應預期

陳述句與疑問句中句末的“箇”功能並不完全一致，前者“箇”總是表達對陳述句所述命題的確認斷言，而疑問句中的“箇”則是說話人為了確認問題的答案而追問探究，由此強化詢問語力，表達說話人的高回應預期。陳述句中的“箇”通常要求強制性出現，而疑問句中的“箇”全憑實際語用需求出現。

3. “箇”與體範疇

3.1. “箇”不表“已然存在”

金華話中的“箇”本身並不具備如范曉蕾（2017）所述的“已然存在”功能。向思琦和范曉蕾（2022）指出萬州話中的“的”可以單獨用來搭配活動情狀或成就情狀的 VP。這種“的”的功能范曉蕾（2017）定義為肯定存在中的“已然存在”。如：

(31) 我上午跑步的。(我上午跑步了。)

根據徐愷遠（私人交流）以及黃冬笑（2024），杭州富陽話以及江蘇海門話等北部吳語中的“的”類成分可以不必搭配其他的體貌詞而直接用句末“的”類成分表示已然確認。如：

(32) [富陽話]

A：爾今朝房間有無收捉咯噢？（你今天房間有沒有收拾？）

B：收捉*（個已然確認）。（收拾了。）

(33) [海門話]

A：渠特兩今朝曩²孩²無得何聲音？（他們倆今天怎麼都沒什麼話？）

B：兩個人（*是）昨日頭吵勢*（個已然確認）。（兩人昨天吵架了。）

然而金華話中卻完全無法單獨通過句末“箇”來實現上述功能，“箇”必須要搭配動態性的體貌詞“過”才可以實現。如：

(34) 我五更頭跑步過箇。（我上午跑步過的。）

如果句末出現“罷”，則“箇”可以選擇性出現。句末如若出現“了₂”，則“箇”限制出現。如：

(35) 花紅罷（箇）。（花已經紅了。）

(36) a. 花紅了₂。（花紅了。）

b. *花紅了₂箇。

c. *花紅箇了₂。

3.2. “箇”與“了₂”“罷”的共現關係

陳述句中“箇_{確認}”在不同的體標記“罷”與“了₂”會後的出現條件並不相同。

根據武果（2007）、肖治野和沈家煊（2009）、范曉蕾（2021）、肖陽（2024），普通話中的“了₂”至少可以根據是否涉及時態功能分化為“了_{時體}”與“了_{語氣}”，以下例句中皆為“了_{時體}”。

(37) [過去事件]

a. 件衣裳我昨日買來罷。（那件衣服我昨天已經買了。）

- b. 件衣裳我昨日買來了。(那件衣服我昨天買了。)
c. 件衣裳我昨日買來罷了。(那件衣服我昨天已經買了。)
- (38) [現在：排隊買完票轉身對朋友說]
a. # 票買來罷。(票已經買來了。)
b. 票買來罷了。(票已經買來了。)
c. 票買來了。(票買來了。)
- (39) [近將來]
a. * 要落雨罷。
b. * 要落雨罷了。
c. 要落雨了。(要下雨了。)
- (40) [將來未然]
a. * 明年我便有鈔票罷。
b. * 明年我便有鈔票罷了。
c. 明年我便有鈔票了。(明年我就有錢了。)
- (41) [將來已然]
a. 明朝三點鐘我到上海罷。(明天三點我已經到上海了。)
b. 明朝三點鐘我到上海了。(明天三點我到上海了。)
c. 明朝三點鐘我到上海罷了。(明天三點我已經到上海了。)

由上述例句可知，“罷”可以在句中充當完整體標記，表示動作事件的已然狀態，如(37)(38b)(41a)，但無法用於報告新信息或新事態，如(38a)(39a)，也無法用於未然事件中，如(40a)。相比之下，“了_{時體}”具有明確的現實相關性，通常與報告新事件或新事態有密切關聯。而“罷了”這種組合通常用於表達在當下說話的時間節點某一事件呈現某種已然狀態。

“罷”本身用於表達動作事件的已然狀態，而當說話人在表達動作狀態時，也同時給出了對某一事態的確認斷言態度。根據木村英樹(2003)，普通話中“的”的語義功能之一在於“對已然的行為動作加以區分性限制的語法標記”，金華話中的“罷”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已經滿足了這種語義功能。因而當“罷”出現時，原本唯一能夠承擔確認斷言功能的“箇_{確認}”也不再需要強制性出現，反而可以省去或與“罷”共現共同承擔確認斷言功能。

接下來是“箇_{確認}”與“了₂”和其他語氣詞的共現關係問題。根據本文的調查，無論是“了_{時態}”還是“了_{語氣}”都無法與“箇_{確認}”共現。如：

- (42) a. 渠五更飯吃過了_{時體}。(他吃過早飯了。)

- b. * 渠五更飯吃過了_{時體}箇 / 箇了_{時體}。
- c. 渠五更飯吃過罷（箇）。（他已經吃過早飯了的。）
- (43) a. 弗要去了_{語氣}！（別去了！）
- b. * 弗要去了_{語氣}箇 / 箇了_{語氣}。

此外，“箇_{確認}”與“了_{時體}”與其他句末助詞的共現關係如下：

- (44) [與“罷”的相對位置]
- a. 我飯吃過罷箇。（我吃過飯的。）
- b. 我飯吃過罷了。（我吃過飯了。）
- c. * 我飯吃過罷了箇 / 箇了。
- (45) [表示推測、揣度的語氣詞“哦”，類似於普通話中表示推測的“吧”]
- a. 渠弄弗好去過了哦。（他說不好已經去過了。）
- b. 渠弄弗好去過箇哦。（他說不好去過的。）
- (46) [表示提醒對方注意的語氣詞“啦”]
- a. 格種便宜再都 < 弗會 > 有了啦。（這種小便宜再都不會有了呢。）
- b. 格種便宜再都 < 弗會 > 有箇啦。（這種小便宜再都不會有的呢。）

根據鄧思穎（2019: 160–161），普通話中如“了₂”一類的時間詞通常總是出現在表情、表態或表語氣的語氣詞之前，也即更靠近謂語成分，在句中的排列順序應該為“時間 > 焦點 > 程度 > 感情”。金華話中的“了₂”確實符合該序列。從（44）–（46）情況來看，“箇_{確認}”似乎與“了_{時體}”佔據同一層次的句法位置，均出現在時體助詞“罷”之後以及其他表示程度、感情的語氣詞之前。結合語法功能和與其他句末助詞的位置關係等表現，“了_{時體}”與“箇_{確認}”不能共現可能與以下兩點原因有關：第一，“了_{時體}”的關鍵功能在於報告新信息或新事態，而“箇_{確認}”一般用於確認過去舊信息或者可預測性高的慣常信息；第二，“了_{時體}”與“箇_{確認}”句法位置屬於同一層次，且結構中只能有其中一個成分出現在句法槽中。

4. 吳語方言中的句末“的”類成分的功能對比

本章涉及到的吳方言主要包括：上海市區話（劉丹青 2008: 481；王羿人，私人交流）、衢州龍遊話（呂騰峯，私人交流）、杭州富陽話（徐愷遠，私人交流）、台州臨海話（張劍羽，私人交流）、寧波市區話（毛語晨，私人交流）以及紹興嵊州話（王海意，私人交流）。

結合已有文獻以及本文的調查，上述吳語中“的”類成分的功能如下表：

表 3 部分吳方言句末“的”類成分的功能對比

				上海	龍遊	富陽	臨海	金華	寧波	嵊州
陳述句	動詞性謂語句	肯定句	過去	+	+	+	○	+	+	○
			慣常	+	+	+	○	+	+	○
			將來未然	+	-	+	○	○	○	○
			將來已然	+	-	+	○	○	○	○
		否定句	過去	○	○	-	-	○	○	○
			慣常	○	+	+	○	+	+	-
			將來未然	○	○	+	○	+	○	○
			將來已然	○	-	○	○	○	○	○
		“的”單獨表示已然存在		-	-	+	-	-	-	-
		功能習性	肯定	+	+	+	+	+	+	+
	否定		+	+	+	○	+	+	○	
	形容詞性謂語句		肯定句	+	○	+	○	+	○	○
			否定句	○	○	+	○	+	○	○
名詞性謂語句		處於某一序列中的名詞	-	-	-	○	-	-	-	
		表示某一特徵	○	-	+	+	-	-	-	
疑問句	原因類等的特指問句			-	-	-	-	○	-	-
	是非問句			-	○	-	-	○	-	-
	選擇問句			-	○	-	-	○	-	-
	附加問	表疑問	-	-	-	-	-	-	-	
		邀請對方贊同	-	-	-	-	○	-	-	

* 注：“+”為強制性出現，“-”為限制出現，“○”為選擇性出現。³

³ 由於文章篇幅限制，無法在正文中將所有例句呈現出來，只能在表格中標出個別方言中的特殊用法。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在調查問卷中設置的有關將來已然和未然的句子中都帶有高預期情態詞。表格中底色為灰色的格子較其他方言功能較為特殊，例句如下：

(i) [龍遊]

a. 將來未然：我明日到店頭去（*箇）。（我明天去店裡。）

b. 將來已然：我明日三點鐘肯定到上海*（罷）（*箇）。（我明天三點肯定還沒到上海。）

c. 將來已然否定：我明日三點鐘肯定還未到上海（*箇）。[其中“罷”為完整體標記。]

(ii) [富陽]

a. 過去否定：北京我還無去過（*個）。（我還沒去過北京。）

b. 已然存在：A：渠頭毛酒吃弗吃咯噢？（他剛才喝酒了嗎？）
B：吃*（個_{已然存在}）。（喝了。）

(iii) [臨海]

名詞性謂語句：渠三十歲爻（個）。（他三十歲了的。）[其中“爻”為完整體標記。]

(iv) [嵊州]

慣常否定：我平常間弗去飯店食飯（*箇）。（我平常不去飯店吃飯。）

從上述七個吳語方言的情況來看，“的”類成分在吳方言中的功能是較為發達的。當然不同的方言中“的”類成分的完句性的能力不同，如上海、龍遊、富陽、金華、寧波等方言中在確認斷言性的陳述句（往往是謂詞性謂語句）里需要在句末強制性出現“的”類成分，其完句性能力相對較強。而如嵊州、臨海等一些方言中“的”類成分是可選性的，完句性能力相對較弱。

根據調查，本文注意到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可能會影響“的”類成分在句末的強制性使用條件：

第一，否定詞。如龍遊、富陽、金華、寧波、臨海、海門（黃冬笑 2024）一類方言中，一旦使用否定詞，原本在肯定句中需要強制性出現的“的”類成分反而可以變為可選性或限制性成分（或者原本可選性變為限制性）。如金華一類的方言中不同的否定詞也會影響“的”類成分的強制性使用條件，如一般否定詞“弗”之後通常需要強制性出現“箇”，而已然否定詞“未”則會讓“箇”變為可選性成分。這一點在普通話中情況也相同，一般在用“不”的否定句中可以出現“的”，無法在“沒”否定句中使用“的”，詳情參見李訥等（1998）。

(47) [龍遊]

- a. 北京我去過 *（箇）。（北京我去過。）
- b. 北京我未去過（箇）。（北京我沒去過。）

(48) [臨海]

- a. 我北京去過（個）。（我去過北京。）
- b. 我北京釐去過（？個）。（我沒去過北京。）

(49) [富陽]

- a. 北京我去過 *（個）。（我去過北京。）
- b. 北京我還無去過（*個）。（我沒去過北京。）

(50) [海門]

- a. 兩個人昨日頭吵勢 *（個）。（兩個人昨天吵架了。）
- b. 兩個人昨日頭勦吵勢（*個）。（兩個人昨天沒吵架。）

(51) [金華]

- a. 花弗紅（*箇）。（花不紅。）
- b. 花還未紅（箇）。（花還沒紅。）

第二，完整體標記。龍遊話和金華話中都有完整體標記“罷”。龍遊話中一旦出現“罷”則通常限制“的”類成分出現，而金華則是使“箇”變為可選性成分。

(52) [龍遊]

- a. 我飯食過箇。(我吃過飯了)
- b. 我飯食過罷 (* 箇)。(我已經吃過飯了。)

(53) [金華]

- a. 我飯吃過 * (箇)。(我吃過飯了。)
- b. 我飯吃過罷 (箇)。(我已經吃過飯了。)

對比以上七個吳語方言可知，龍遊和金華方言“的”類成分功能尤其發達，因為“的”類成分不僅能夠在陳述句和針對焦點提問的特指疑問句中使用，功能甚至進一步擴展到了是非疑問句、選擇疑問句和附加問形式中。根據本文的進一步調查，婺州片蘭溪話（陳思捷，私人交流）、義烏話（施俊 2021: 513；私人交流）、東陽馬宅話，處衢片遂昌話（王文勝 2022: 239）中的“的”類成分都可以出現在反覆問或是選擇問一類的疑問句中，功能與金華話類似，都與追究問題答案，希望引起聽話人注意以增加回應預期有關。

(54) [龍遊]

- a. 爾上海去弗 (箇) ? (你去上海嗎 ?)
- b. 爾食面還是食飯 (箇) ? (你吃麵還是吃飯 ?)

(55) [蘭溪]

- a. 儂平常日子吃煙弗 (箇) ? (你平常抽煙嗎 ?)
- b. 渠來弗 (箇) ? (他來嗎 ?)

(56) [東陽]

- a. 有儂弗 (箇) ? (有人嗎 ?)
- b. 爾食飯還是食面 (箇) ? (你吃飯還是吃麵 ?)

(57) [義烏] 渠杭州去勿去 (箇) ? (他去不去杭州 ?)

(58) [遂昌]

- a. 渠到底去弗去個 ? (他到底去不去 ?)
- b. 渠到底去未去上海 ? (他到底去沒去上海 ?)

5. 結語

金華話中的句末語氣詞“箇”主要有以下功能：在說話人能夠表達充分確認斷言的謂詞性謂語句中強制性出現，以此表達主觀確認態度，通常這類句子與過去事件句，慣常事件句或功能習性句密切關聯，而在將來事件句中，“箇”通常是選擇性出現的，且出現時必須與存在一定預期的情態詞共現，如“會”“要”“肯定”等。陳述句中

句末“箇”無法單獨報道過去事件。“箇”疑問句中主要出現在原因類特指問句、是非問句、選擇問句和邀請肯定、贊同言語行為的附加問形式之後，通常用於強化詢問語力，引起聽話人注意，是說話人高回應預期的表現。本文文末列出了其他六個吳語方言中“的”類成分的分佈與功能。對比來看，金華話相較於其他吳語方言來說，“的”類成分功能更為發達，因為多數方言“的”類成分僅限於用在陳述句中，而金華話進一步擴展到了是非問句、選擇問句中，發展出強化詢問語力和增加互動預期的功能。當然金華話並不是特例，婺州片和處衢片的方言都有這種發展。有關吳語中句末“的”類成分的句法表現仍需要更多的調查和語料來進一步呈現。

鳴謝

本文初稿曾在 2024 年 6 月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第十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上報告。成文過程中，復旦大學陳振宇老師、盛益民老師、葉婧婷老師和史濛輝老師等給出了諸多建設性意見。感謝上海交通大學的肖陽博士、復旦大學的黃雅冰、張劍羽、徐愷遠同學、北京大學陳思捷同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呂騰峯同學在寫作過程中與我交流討論。還要特別感謝王羿人、毛語晨、潘李昌、孫釗棟、王海意等發音人提供的方言語料。在論文修改過程中，匿名評審專家在文章框架等方面提出了諸多啟發性意見，復旦大學桑柔同學還幫我校對了文章用字，在此一並致以謝意！文章若有錯訛，文責自負。

參考文獻

- 曹志耘（編）。1996。金華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Zhiyun Cao (ed.). 1996. *Jinhua Fangyan Cidian*.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鄧思穎。2019。形式漢語句法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Sze-Wing Tang. 2019. *Xingshi Hanyu Jufaxue*.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飯田真紀。2012。粵語的條件分句標記“嘅”。中國語文 5。458–468。Maki Iida. 2012. Yueyu de tiaojian fenju biaoji “ge”. *Zhongguo Yuwen* 5. 458–468.
- 范曉蕾。2017。基於漢語方言的慣常範疇研究。當代語言學 2。561–590。Xiaolei Fan. 2017. *Jiyu Hanyu fangyan de guanchang fanchou yanjiu*. *Dangdai Yuyanxue* 2. 561–590.
- 范曉蕾。2021。論“了₂”的時體助詞與動相補語之分。語言科學 1。60–75。Xiaolei Fan. 2021. *Lun “le2” de shiti zhuci yu dongxiang buyu zhifen*. *Yuyan Kexue* 1. 60–75.
- 范曉蕾。2024。句末助詞“的”的功能分類及語義演變。漢語學報 2。2–14。Xiaolei Fan. 2024. *Jumo zhuci “de” de gongneng fenlei ji yuyi yanbian*. *Hanyu Xuebao* 2. 2–14.
- 黃冬笑。2024。海門方言的多功能句末助詞“個”。第十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香港中文大學。6月27–28日。Dongxiao Huang. 2024. *Haimen fangyan de duogongneng jumo zhuci “ge”*. *Dishi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27–28 June.
- 李訥，安珊笛，張伯江。1998。從話語角度論證語氣詞“的”。中國語文 2。93–102。Charles N. Li, Sandra A. Thompson & Bojiang Zhang. 1998. *Cong huayu jiaodu lunzheng yuqici “de”*. *Zhongguo Yuwen* 2. 93–102.
- 劉丹青。2008。語法調查研究手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Danqing Liu. 2008. *Yufa Diaocha Yanjiu Shouce*.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呂叔湘。1982 [1944]。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82 [1944]. *Zhongguo Wenfa Yaolüe*.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木村英樹。2003。“的”字句的句式語義及“的”字的功能擴展。中國語文 4。303–314。
Hideki Kimura. 2003. “De”ziju de jushi yuyi ji “de”zi de gongneng kuozhan. *Zhongguo Yuwen* 4. 303–314.
- 盛益民。2014。吳語紹興柯橋話參考語法。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imin Sheng. 2014. *Wuyu Shaoxing Keqiaohua cankao yufa*. Nankai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施俊。2021。義烏方言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Jun Shi. 2021. *Yiwu Fangyan Yanjiu*.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唐正大。2008。了然於心·預料之中·出乎預料——句末“的”的語氣詞功能及其與“呢”之比較。東方語言學 2。18–36。Zhengda Tang. 2008. Liaoranyuxin·yuliao zhizhong·chuhuyuliao: Jumo “de” de yuqici gongneng ji qi yu “ne” zhi bijiao. *Dongfang Yuyanxue* 2. 18–36.
- 完權。2013。事態句中的“的”。中國語文 1。51–61。Quan Wan. 2013. Shitaiju zhong de “de”. *Zhongguo Yuwen* 1. 51–61.
- 王文勝。2022。遂昌方言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Wensheng Wang. 2022. *Suichang Fangyan Yanjiu*.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武果。2007。語氣詞“了”的“主觀性”用法。見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三十六輯），341–362。北京：商務印書館。Guo Wu. 2007. Yuqici “le” de “zhuguanxing” yongfa. In Beijing Daxue Hanyu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u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ed.), *Yuyanxue Luncong*, disanshiliu ji, 341–362.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向思琦、范曉蕾。2022。萬州話的句末助詞“的”。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九輯），177–195。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Siqi Xiang & Xiaolei Fan. 2022. Wanzhouhua de jumo zhuci “de”.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ed.), *Yuyan Yanjiu Jikan*, di’ershiji ji, 177–195.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肖陽。2024。“的”“了”共現問題——普通話、潮陽閩語及其他。第十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香港中文大學。6月27–28日。Yang Xiao. 2024. “De”, “le” gongxian wenti: Putonghua, Chaoyang Minyu ji qita. Dishi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27–28 June.
- 肖治野、沈家煊。2009。“了₂”的行、知、言三域。中國語文 6。518–527。Zhiye Xiao & Jiaxuan Shen. 2009. “Le₂” de xing, zhi, yan sanyu. *Zhongguo Yuwen* 6. 518–527.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keh* in Jinhua Wu Dialect

Mengyuan Wang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keh* in declarative and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Jinhua Wu dialect. In declaratives, *keh* exclusively occurs in verbal predicate clauses but is barred from nominal predicate clauses, typically conveying confirmatory assertion. In interrogatives, *keh* optionally appears under pragmatic conditions to reinforce interrogative force, signalling high response expectations of the speaker. The study further compares functions of sentence-final *de*-type particles across seven Wu dialects, revealing their robust functional development in all cases, with Jinhua dialect being particularly prominent. Specifically, *keh* exhibits syntactic obligatoriness in assertions of confirmation, and its functionality has historically expanded to yes-no questions, alternative questions, and tag questions, serving to strengthen interrogative force and heighten interactive expectations.

Keywords

Jinhua dialect,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de*-type particles, grammatical distribution,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通訊地址：上海 楊浦區 復旦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sunnywmy@126.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30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5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6月3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6月3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